今古學考

今古學攷卷下

井研廖　平　述

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欲條說之倉卒未能撰述謹就經話中取其論今古學者以爲此卷中多未定之說俟有續解再從補正

今古二派各自爲家如水火陰陽相妨相濟原當聽其別行不必强爲混合許君異義本如石渠白虎爲漢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擇其與漢制相同者以便臨事緣飾經義故累引漢事爲斷又言叔孫通制禮云云皆爲行事計耳至書之並行兩不相背則不欲混

同之也鄭君駮異義時猶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禮用王制箋毛傳用韓詩注古文尙書用夏侯歐陽說夫說經之道與議禮不同議禮可以斟酌古今擇善而從說經則當墨守家法雖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据別家爲說今注古學乃欲兼有今學之長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別人耳目補之不惟無功而且見過使鄭君作注時猶存駮異義之見則分別今古先師之法不致盡絕乃前後異轍使今古之派遂至漢末而絕也惜哉

許君雖于今古互有取舍不過爲漢制緣飾至于各經家法聽其別行不欲牽合之也如明堂說許案云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說朝聘不同許案云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又諸侯夫人喪公羊左氏異說許案云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是許以今古各有所据不欲强同也至其餘條或云從左氏

或云從周禮亦自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鄭氏著書乃全與此意反矣

異義久亡今就陳氏輯本攷之所存將近百條今與今同古與古同各爲朋黨互相難詰以其門戶原異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條古與今異者穀梁說葬不爲雨止統尊卑而言左氏說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參用古學之言也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說旣沒稱字而不名許以爲穀梁同左氏桉此皆後師附會之說于經傳無明文同異無關于今古

禮制者也又引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宗廟宜毀古文尚書說宗廟不毀許据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同古文尚書不毀校毀與不毀經無其證凡此所向皆無明据至于大綱無或參差也

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于是以心所欲爲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當時名流莫不同此議論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後來傳經弟子因爲孔子手訂之文輒學此派同祖王制其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予謂從周爲孔子少壯

之學因革爲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
鄭君注禮記凡遇參差皆以爲殷周異制原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爲今古派者蓋兩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爲今學之祖故許君以公羊朝聘爲虞夏制鄭君以王制爲殷禮但知與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爲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專即今學之本也今于數千年後得其根源繼絕扶微存眞去僞雖講劃繁難固有不能辭者矣
王制祭統今學祭法古學二者廟制祭時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兩漢經師言廟制祭儀皆牽混說之特

以之注經則自鄭君始議禮之事各有意見多采輯諸說以調停其間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議禮之說多不可据也

今古經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學官皆今學民間皆古學則知者鮮矣知今學同爲魯齊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貫不自相異古學爲燕趙派群經共爲一家與今學爲敵而不自相異則知者更鮮矣知今學同祖王制萬變不能離宗戴禮今古雜有非一家之說今古不當以立學不立學爲斷古學主周禮隱與今學爲敵今禮少古禮多今禮所異皆改古禮等說則西

漢大儒均不識此義矣何論許鄭乎
魯齊古三學分途以鄉土而異鄒與魯近孟子云去
聖人居若此其近蓋以魯學自負也荀子趙人而游
學于齊爲齊學韓詩燕人傳今學而兼用古義大約
游學于齊所傳也儒林傳謂其說頗異而其歸同蓋
同鄉皆講古學一齊衆楚不能自堅時有改異此韓
之所以變齊也而齊之所以變魯者正亦如此予謂
學派由鄉土風氣而變者蓋謂此也
羣經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爲今學派者全
据王制爲斷三朝記知其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合也

禮記冠昏鄉飲射義所以知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同也同者從同異者自應從異故舊說淵源皆不足據蓋兩漢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雖大家不免如劉子政有古禮制馬融說六宗偶同伏說是也審淄澠定宮微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難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繼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學周禮與左傳不同左傳又與國語不同至于書詩所言更無論矣蓋周禮既與國語周書不同左傳又多緣經立義之說且古學皆主史冊周歷年久掌故事實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見立說不能不多門至于今學則

今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雖後來小有流變然
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學之紛繁也
論語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孔子初年
之言古學所祖也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學所祖也又言夏殷因
革繼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謂繼周之王也因
于周禮即今學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損益可知
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勝之弊因其偏勝知其救藥
也年歲不同議論遂異春秋時諸君子皆欲改周文
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爲今學之本旨何君解

今禮以爲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伏尙書三家詩無論矣何君公羊解詁不用古說其解與周禮不同者皆以爲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禮此今學之派也至于許君說文用古義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說曰之屛爲與義至于杜鄭興衆父子賈馬其注周禮左傳尙書皆不用博士說片語隻字五經異義馬何以今學長于古義一條目今說旣爲俗儒不可據以爲用今學也至于引用諸書亦惟用古派從不用王制其分別與同有如陰陽水火之不能强

同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經立說不雜涉王制其注諸男方百里一條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說合耳其所謂之五經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說也異義謂之今文說文因為博士斥為異說不求雷同即此可見東漢分別今古之嚴自鄭康成出乃掍合之可合掍者則合掍說之文義分明者則臆斷今說以為殷禮甚至曲禮古文異派亦以為殷禮鄭君受賈馬之學而兼采今文今欲刪其掍合以反杜馬之舊須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兩京之舊法試為攷釋必知不謬矣

今古之棍亂始于鄭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約漢人分別古今甚嚴魏晉之間厭其紛爭同思畫一鄭君旣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爭勝力返古法足以摧擊鄭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厲家語孔叢皆其僞撰乃將羣經今古不同之禮託于孔子說而牽合之如王制廟制今說也祭法廟制古說也各爲規模萬難强同者也而家語孔叢之言廟制者則採雜二書爲一說鄭君之說猶各自爲書至于王氏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後人讀其書愈以迷亂不能復理舊業皆王氏之過也故其棍亂之罪尤在鄭君之上欲求

勝人而不知擇術亦愚矣哉

鄭君以前古學家著書不惟不引据王制師說並公穀二傳三家詩今文尚書今易凡今學之言避之如洪水猛獸惟其書今古雜有或原無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鄭賈馬之引孟子論語禮記是也引春秋則惟左氏傳至于引二傳跛者迓跛者條則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書名皆足見其門戶之峻厲也

禮記禮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學說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從周之言至于作春秋以後則全主今學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記全與王制穀梁合是也孔

予傳今學派時受業早歸者未聞故弟子有專用古學者又或別爲不受業之隱君子所爲然大約出于受業者多因欲與受業之今學分別故權以古學爲不受業非弟子遽無古學者也

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皆已成之迹春秋則虛託空言故子意以孝經爲古學春秋爲今學論語爲今古雜以孝屬行行必從周春秋屬志志有損益論語少壯晚年之語皆有故不一律大約從今者多至于孝經有今學春秋有古學論語有今古兩派此皆後來坿會流派孔子當日不如此分別也

論語因革損益唯在制度至于倫常義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義理以義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義經師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異致之說揆之于初無此分別異義所錄師說半皆東漢法解家言索虛爲實化無爲有種種坿會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門戶則好惡取舍亦不能不小有改動言各異端亦不必強同但讀者須知此非今古正義不敝錮于許說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于異義今不盡據之

今古之分或頗駭怪不知質而言之沿革耳損益耳明之制不能不異于元元之制不能不異於唐宋今

學多用殷禮郎仲弓居敬之意古學多用周禮郎中庸從周之意今制與古不同古制與今異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緣飾坿會之說試攷本義則如斯而已故不必逕駭而走也

魯爲今學正宗燕趙爲古學正宗其支流分派雖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魯乃孔子鄉國弟子多孔子晩年說學者以爲定論漢人經學以先師壽終之傳爲貴亦如佛家衣鉢眞傳之說也故篤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習久不察各是所長遂以徧說羣經此魯之今學爲孔子同鄉宗晩年說以爲宗派者也燕趙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辭而先反惟

鬪孔子從周之言已後改制等說未經面領因與前說相反遂疑魯弟子僞爲此言依託孔子如漢人傳經別雜異端乃自託于師終時手授其傳故弟子不信其書之比故篤守前說與魯學相難一時隱君子習鬪周家故事亦相與佐證不信今學而攻駁之乃有周禮左傳毛詩之作自爲朋黨樹立異幟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說此古學派爲遠于孔子兼采時制流爲別派者也其實今學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當從古凡解經者今學所不足以古學補之可也齊人閒于二學之間爲鄉土聞見所囿不能不雜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繩尺不惟用

今學所無並今學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異雜入古說今不爲今古不爲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雜家一派則兼收並蓄志在包羅亦學人積習也昔人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此之紛紜大約七十子沒之後乎皆不善學者之所致耳

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孝經論語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說矣唯戴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則無人能分別其說蓋戴記所傳八十餘篇皆漢初求書官私所得有先師經說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其采自今學者則爲今學家言采自古學者則爲古學家言漢人

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爲今學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鄭康成之過也然攷異義雖以戴禮爲今說而杜賈諸家注周禮左傳于戴記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當時雖以戴禮爲今學而古文家未嘗不用其說足見其書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別今古得力尤在將戴禮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戴記今古定羣經之今古無不定矣予以王制爲今學之祖取祭統千乘虞戴德冠義昏義射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坿于今派取祭法篇爲古國語說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爲古周

禮說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爲古春秋左氏說詳見禮記今古篇目表至于其餘或爲儀禮說或爲詩禮孝經說陰陽五行說學問派子史派陰陽五行派無今古之分及今古雜用者都爲攷訂每篇各自爲注以類相從再不求通別家牽扯異解戴記一明則羣經無不大明蓋以記中諸篇經說居十之七八自別入記中經不得記不能明記不得經無以證仳倆兩傷甚至援引異說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經意愈晦經學亦愈亂今爲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鍼瓜分系別門戶改觀羣經因此大明故云得力處全在解得戴記予以王

制解春秋無一字不合自胡董以來絕無此說至以
戴記分隸諸經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絕學
微言大義幸得粗窺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說爲過奇
不知皆有所本無自創之條特初說淺而不深偏而
不全心有餘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實則非久乃包羅
小大貫穿終始采花爲蜜集腋成裘無一說不本前
人無一義仍襲舊說積勞苦思歷數年之久于盤根
錯節外侮內憂初得彌縫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隸
戴記觀前表及兩戴章句凡例可見

或問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禮抑亦別有所本曰孔

子答顏子參用四代王制言巡狩與堯典合則不獨殷禮矣又緯云殷五廟周七廟尹更始說穀梁七廟据周天子稱崩劉向說亦云据周是王制參用四代之證然中庸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說殷禮有宋存焉是春秋時夏以前禮制皆殘缺不可攷大約孔子意在改制救弊而虞樂夏時以外多不可攷故建國立官多用殷制緯云春秋用殷禮是也說苑引伊尹說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與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禮也緯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禮也春秋有故宋之說穀梁主王後其先殷

人二義孔子卒殯用殷禮故春秋見司馬司城二官明改制用殷禮三公也殷本紀伊尹說湯以素王之法與春秋素王義同史公素王妙論亦以伊尹爲主豈素王二字亦從伊尹來耶說者以素爲從質之義史公論范計亦質家意豈素王爲伊尹說樸質之教孔子欲改周文倣于伊尹從質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禮耶

或以今古爲新派曰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詳見前卷以王制主今學無據曰俞蔭甫先生有成說矣以國語在左傳先爲無攷曰此二書爲二人作趙甌北等早

言之矣藏記有今有古鄭馬注周禮左傳已有此決擇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師早有此涇渭矣以今古分別禮說陳左海陳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經各還家法不可混亂則段玉裁陳奐王劭注毛詩已删去鄭箋矣以禮記分篇治之則隋志已有中庸喪服月令單行之解矣今與今合古與古合不相通許君異義早以類相從矣攷訂戴記篇篇則劉子政鄭康成已有分別矣今之爲說無往非因亦無往非擬舉漢至今家法融會而貫通之以求得其主宰舉今古存佚羣經博覽而會通務還其門而並行而不

害一覩而同仁彼羣經今古之亂不盡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懸解直接卜左則舉凡經學蒙混之處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攷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經傳以王制周禮三傳戴記爲證于禮制以宗廟禘祫田稅命官制祿爲證可謂詳明然此別其異同試以會同明其意旨論語有會同是當時本有會同故公西舉之此論語據古學之證也周禮有會同合于論語是周禮用舊儀典冊之證也春秋無同是孔子不守周禮自立新制之證也左傳無同是左傳緣經立說經所無者不能有之證也書雨詩

亘攷有會同此夏周有會同之旁證也國語孝經無會同此別派與于周禮之證也即此一事攷之前後沿革本原派別皆可由之而悟語簡事繁學者當舉一反三也

予撰今古禮制分類鈔以徐秦通攷爲藍本分今爲五派古爲六派詳見前流派表中以爲正宗凡古有今無今古同今古雜者別立三門收之子緯亦附焉至易書詩舊皆同列既無明文雜據注疏分隸今盡削落不以爲据其有明文者分爲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論語今古兼有亦如禮記分篇例各從其類漢人易書詩

孝經皆分今古誤說也以易詩證禮制亦誤据也禮記兼有今古以隸今學誤也論語今古雜今古二家立二派各爲家法說之亦誤也今盡汰誤說別立新門學者据此分鈔分說禮制涇渭判然不啻江河執此治經庶有澄清之效

司馬法司馬主兵王制之傳也其言兵制出師與周禮不合蓋全主王制也孔叢子軍制篇間于今古之間有用周禮之文有用司馬法之文今凡與王制司馬法同者則以入王制與周禮同者入古學也又攷司馬逸文與王制同見于孔賈諸疏所引者今本乃無之蓋孔賈所引別一書今存本乃穰苴書[illegible]

三統循環商周而夏此質家矯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議周末名流競欲救文老尹桑莊厭棄文敝至于排仁義不衣冠矯枉者必過其正此諸賢之苦心救世之良藥也然風气日開文明漸備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盡來往為宜若欲改周從夏不惟明備可惜亦勢所不行繼周不能夏制亦如繼唐虞之不能用義軒也子桑伯子欲復夏禮者也說苑言孔子往見論文質之事論語所謂簡謂夏制也敬謂殷制也孔子許伯子之質仲弓以繼周不能用夏惟當用殷小參夏意深明損益洞達治體與孔子語顏子意相

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謂可與言繼周之事王制用殷禮仲弓有敵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獨取一冕凡儀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從冕推之故儀禮以及威儀皆不改也乘殷輅取實用務于致遠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無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復古惟天道尚質行時郊祀大約皆夏正也假時輅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顏子仲弓以德行見制作精意二子得聞以下偏才舍大謀細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概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過半矣

周制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選舉之政因閽弑吳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門因諸侯爭戰乃使二伯統制之國大易爲亂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瀆祀乃訂爲四時祫祭厚葬之致禍乃專主薄葬凡其所改專爲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至于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關全用周制故今學祭統祭禮儀注與古學祭義同也凡今學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儀禮記雖爲今學然所言與經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

通攷分類鈔凡今無者別爲一冊入此門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學祗一派雖齊韓參用古學然其主今學處無異說也古學則在經已有數派不能同故今古分類鈔凡專派與所所無皆爲注明如會同爲周禮專派禘嘗爲孝經專派他家所無者入之又周禮無禘祫左國無祫周禮朝覲宗遇分四時爲專派左國有朝無覲宗遇並爲注明分隸治古學者當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嚴不可但因其俱爲古學遂蒙混而說之如前人之混亂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禮制爲主至于先師異解漢人因其異師夾以爲有今古之別實則非也如爵制之六小國制之異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無所据何分古今又尚書稽古有同天順攷之異說然無關禮制隨便可也因同天偶爲今學家言順攷偶爲古學家言學者亦遂以爲今古有所分別實則不然今學坿庸古周禮無坿庸異義古學說有坿庸此亦後師誤說許氏有从今改古之條皆此類也

今學禮漢以前有孟荀墨韓可攷古學則國語周書外引用者不少漢初燕趙之書不盛傳賈張以外少

所引用然不能謂其出於晚近也

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爲今古學由地而分之喻古爲北皿魯爲南皿齊爲中皿北人剛强質朴耐勞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寬柔敦厚溫文尒雅此魯派也中皿間於二者之間舟車並用麥稻交儲習見習聞漸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齊學之兼取古今義正如此

孝經論語漢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復二派之舊其事頗難孝經爲古派全書自成首尾論語則採錄博雜有爲今學所祖有爲古學所祖欲一律牽合於今古

說必多例見合傳之失然苟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強合之竊欲仍分爲二家論語今學詳今古學詳古凡異說皆注明如坰解存異之例至于孝經純以今學說之則又用左傳以古禮說春秋之法好學深思之士必能成此書也

今古經傳唯存春秋王制周禮皆三傳所據以爲今古之分者四家爲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二門既別然後先師各囿所習推以說易書詩論語孝經凡此五經今古之說皆後來附會之談非本義也說春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三傳之中唯穀梁說易書詩

論語孝經皆當力求秦漢以前之說故五經今古先師之說多與以前同今當以秦以前者爲正義漢以後者爲晚說也

藝文志孝經下云各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皆異孝經古文異今文不審是先秦原文抑漢後譯改然必有不安其說乃異是今文自招之也左傳彼今學具所以立異之處亦如孝經多由今說不安或弟子主張太過或義例繁難不能畫一之處古傳則必別立一說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

唐宋人極詆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據周禮以駁傳苟能盡明今學則其事理平實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來風終當自光也

今以穀梁左氏爲今古學根本根本已固然後及禮與易書詩等經盡古今起于春秋與王制周禮餘皆先師推所習以說之者統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後約集同人以分治羣經人多經少當易成也

今古說其見異義者多非其實大約出於本書者爲上其稱某家說者多坿會之談許君於其互異者每以有明文無明文爲說是有明文爲可據無明文爲

不足據也而明文之說又以平實者爲正如三公九卿之類是也推例爲坿會如易家以六龍定六馬詩家以譚公爲稱公是也學者不察則坿會之說最易誤人凡人說一事口之所出多流爲歧異如明堂郊禘諸說紛紜是矣又六宗之說至二十餘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爲之此不足据也先師主持一說末流每至坿會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義遂坿會以爲王魯是也有震驚張皇之色乃過情虛擬之詞今者細爲分出務使源流派別一覽而明其于異義所言不無千慮一得矣

詩書有四代異制以今古學說之皆非也然先師既主此說則不能不婉轉以求通所謂削足適屨之事每不免焉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禮所言則萬里此今古禮制之分也特二學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說四代也而尚書有五服之文本與王制三服周禮十服不合而先師欲各合其禮制故今學之歐陽大小夏侯說則以五百里爲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減省里數以求合王制之說也古學之杜馬說則以爲千里爲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爲萬里加多里數以求合周禮之說

也實則王制周禮之說皆與尙書夏制不相關而今古先師乃欲抱其王制周禮之說以徧說羣經統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絀朝四暮三之蹤跡班班可攷今誠各知其所据以推攷求通之意則我用我法得失叒明若不知其所据震驚其異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於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豈能合也哉予確知先師折中求合之說都非本義故欲以四代沿革補正其誤使知此皆後師推衍之說不明此意經意何由得哉

三傳著錄皆先秦以前穀梁魯人左傳燕趙人故公

羊出入二家兼取燕魯特从今學者多耳今學二伯古學五伯公羊从五伯之說他如仲子爲桓母改蔡侯東爲朱凡此皆事實之變異者至於禮制則說禘說郊時雜古制蓋以齊居魯與燕之間又著錄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

左傳出於今學方盛之時故雖有簡編無人誦習僅存秘府而已至於哀平之間今學已盛而將微古學方興而未艾劉子駿目見此編遂据以爲今學之敵倡言求立至於東漢遂古盛而今微此風氣盛衰迭變之所由也

今學傳孔子本始於魯公羊始師齊人受業於魯歸
以教授當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學於齊學於
公羊始師其說春秋多同穀梁是齊學初不異於魯
學之證至於歸以教授齊俗喜夸好辨又與燕趙近
游士稷下之風最盛故不肯篤守師說時加新意耳
濡目染不能不爲所移齊學之參雜於今古之間職
是故也儒林傳言伏生口授尙書有壁藏書公羊有
齊語故人以爲舊由口授至漢乃著竹帛實則羣經
著錄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齊語是秦前先師非
漢後晚師不如舊說孔子畏禍遠言不著竹帛也

魯恭王壞宅所得之書不止古學即今學亦有以其
書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諸書皆魯學也伏生口授
尚書世已尊行魯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寫定魯書
遂變爲古學矣春秋公羊由齊傳授壁中所出當即
穀梁穀梁傳而壁中魯學尚書之本文不傳遂使人
疑非其比豈不可惜哉
壁中尚書出東漢諸儒以古學說之亦如儀禮古文
而西漢諸儒以今學說之也二書本無今古之分其
以今古分門戶先師附會之說也
魯人不喜爲漢用漢家因少抑之魯學又無顯者公

羊之盛全由公孫宏穀梁經傳皆先秦之遺史公云秦雖焚書而鄒魯絃誦之聲不絕故漢初徵魯生講禮魯書未亡漢抑魯學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後既次乃興魯學而猶假借壞宅得書以爲說者則又史臣回護之言不盡事實也

魯書未亡學猶盛故魯詩穀梁江公能傳之不然則江公何以崛起魯書學之亡則以世無遂者不幸而亡穀梁雖存終漢乃得立此魯學之所以微也魯尚書家不傳班書謂伏書傳於齊魯非也魯自有尚書不傳於世班意欲周旋此事耳

漢初齊人以經術貴顯者始於伏生繼以公孫宏故齊學盛行無顯達故以浸微至於重魯輕齊則宣元以后風氣改變之言亦賴當時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穀梁不得立也

漢初經學分三派魯齊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分三派者詩魯詩齊詩韓詩毛詩春秋穀梁魯公羊齊左傳古禮魯高堂生傳士禮齊后倉古周禮論語魯論齊論論語古也四經是也分二派者易尚書孝經三經是也尚書今學出於伏生齊學也易傳於田和亦齊學也孝經后倉翼亦皆齊學也然則七經中齊古學皆今所欽者魯之易書孝經三經說也漢

初齊盛魯微故失其三經之傳而古學行於民間乃能與齊學相敵則以古與今異齊魯同道故存齊而魯佚與

毛詩說田獵與穀梁同文此古今學所同之禮制故予謂今學所不改者皆用周禮是也柳氏大義不察乃以毛詩與穀梁同師則合胡越爲一家矣古今學所同之禮當由此推之也

漢儒著書初守一家之說至於宣元以后則不能主一家如劉子政學穀梁而五經道義新序說苑中所載禮制乃有與古學同今學異者是不專主一家之

證
漢初古學不顯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禮此古學先師在公羊著錄以前已經大行之證因公羊之錄用其說足知其書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傳言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與荀子同据此說則今說謂周初無盟桓文不交質也周禮有盟左傳有交質此即實事亦不與今說相妨周禮非周公手定左傳桓文亦無交質事疏家乃以穀梁爲漢初人著錄不見古籍而然如此說則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爲漢人作從何得來濫

空肌造全無實據然疏家說不足駁斥也
春秋去文從質因時救弊意本於老子而流派爲子
桑惠莊之流墨子學於孔子以其性近專主此說用
夏禮改周制本之於春秋如薄葬卽王制不封不樹
之意特未免流於偏激一用夏禮遂欲全改周禮與
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時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
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絃更張也論語禹無間然一
章全爲墨子所祖所謂崇儉務農敬鬼从質皆从此
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則并此亦欲改之當時如墨
說者不下數十家特惟墨行耳

禮學之有古今派悬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質易見異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見於周禮儀禮王制者此等禮制不能歸入於今亦不能歸入於古𥫔以此類亦有數例有爲經中未詳之說補經未備如儀禮諸記之類是也有爲緣經起義如詩書有此說先師存此義爲禮經所不詳如王制言天子大夫爲監之類是也有爲沿革佚文者周禮儀禮皆一時之書一代典禮每有修改禮緯言周初廟制與後來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禮爲何時之書儀禮爲何時之書則其中不無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禮之類

是也有異說別錄者古人習禮質文隨意有既從一家而其異說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襲不同是也有爲七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時制者如鄉黨記孔子之事張盟生說此皆孔子一人之事與常不合者使常義則可不見又其事爲朝廷所不詳之事故隨人而改是也有爲訓誡之事如幼儀弟子職之類並非國家一定典禮私家編此以訓童蒙言人人殊詳略隨意之類是也有禮家虛存此說欲改時制未見施行者有因緣失本誤據爲典要實與禮制不合者有殘篇斷簡文義不全者有經傳混淆前後失次者

行何譌僞誤斷續非眞者門目既多豈能必所言之皆合本義故說經以禮記爲繁雜難通然旣得其大綱再爲細分節目有所不解則姑闕疑就所立門目以求之想當十得八九矣

周禮之書疑是燕趙人在六國時因周禮不存據已意採簡冊摹仿爲之者其先後大約與左傳毛詩同非周初之書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與尚書典禮不合又與秦以前子書不同且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無緣當時復有如此巨帙傳流故予以爲當時博雅君子所作以與王制相異亦如左傳之

意其書不爲今學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禮制與左傳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識二書孰在前孰在後孰爲主孰爲賓也

儀禮經爲古學記爲今學此一定者也今不能於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約高堂傳經以後已爲今學後古經雖多廿餘篇無師不習是經亦今學之經矣於此經欲立今古二派殊難措手然細攷記文頗有與本經不同者則經爲古學記爲今學亦不妨稍分別之以示源委區別之意

西漢今學盛東漢古學盛後盛者昌而易尚書詩禮

之今學全佚而惟存古學無以見今學本來面目猶
幸春秋今學之二傳獨存與古相抗今學全由春秋
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書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爲
之呵護予立今學門戶全据二傳爲主至今學所亡
諸書皆以二傳與左傳相異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繼
絕之功準繩全操於此此又治經之一大幸也
異義引今古說有經傳師說二例師說多於經傳十
分之七八非議禮之口說則章句之繁文未足爲据
漢廷議禮視丞相所學苟與之同雖屈而可申倘或
異家即長亦見絀牛以勢力辨喎定優劣無公道也

又東漢以後今學與古學爭如異義所載是也西漢以前則今學自與今學爭夫一家之中何有長短乃意氣報復自生荊棘如轅固黃生之論湯武彭祖安樂之持所見必於家室之中別圖門戶之建蓋諸人貪立太常邀求博士漢法凡弟子傳先師說尚其同也則立其師倘有同異則分立弟子故當時恆希變異以求立嚴顏因此得並在學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門爲利祿也以此倡導學者宜乎人思立異實本一家而奪席廷爭務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後來古學大盛今學遂不自攻而深相結納以

禦外侮而已有不敵之勢無事則相攻有事乃相結脣棣之詩何不早誦乎

予約集同人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爲經取戴記九篇外公穀傳孟荀墨韓司馬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緯候今學各經舊注（據馬輯本）並及兩漢今學先師舊說（今文尚書三家詩用陳氏輯本至于春秋孝經論語易禮尚須再輯）務使詳備足以統帥今學諸經更增錄古學之異者以備參攷此書指日可成以後凡注今學羣經禮制不必詳說但云見義證足矣如今易尚書春秋公穀詩魯齊韓孝經論語皆統于王制可以省無數疏解習今學者

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視學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蠟而且膠葛支離自生荆棘一俟此書已成再作周禮義以統古學而其中節目詳細均見于經話中

地理家有鳥道之說翦迂斜爲直徑予分今古學意頗似此然直求徑道特爲便於再加高深倘因此簡易日肆苟安則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無數小派稽其數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攬則亦非易事

鄭君號精通三禮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數易注

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從樊昬舌空擲簡札說愈繁而經以愈亂大約意在混同江河歸并華岱自謂如天之大無所不通乃致非類之傷各失其要也後書儒林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禮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按此謂鄭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鍼鋒相迕東漢諸儒持此門戸猶嚴許叔重治古學五經異義是古非今說文解字不用今學杜鄭賈馬所注周禮左傳等書不用今說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禮是其證也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為何以箋詩欲以今學入

古也爲何以注周禮欲以今說補古也爲何以注尚書欲以今文刪古也今古之分自鄭君一人而斬專春古學而欲兼收今文故禮記儀禮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魏晉學者尊信其書今古舊法遂以斷絕晉儒林所傳遂無漢法且書亦因此佚亡不能不歸過於鄭君蓋其書不高不卑今古併有便于誦習以前今古分門之書皆可不習故後學甚便之而今古學因之以亡觀于表說可以見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鄭君之學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經力與鄭反意

在將其所誤會之處悉爲分出經學至鄭一大變至
今又一大變鄭變而違古今變而合古離之兩美合
之兩傷約其要領以御繁難有識者自能別之
予創爲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
著十八經注疏今文尚書齊詩魯詩韓詩戴禮儀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經孝經論語戴禮易學不在此數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
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是以初成一經而止因舊欲
約友人分經合作故先作十八經注疏凡例既以相
約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說一俟纂述當
再加商訂也昔陳奐陳立劉寶楠胡培翬諸人在金陵貢院中分約治諸經疏今皆成書于

之所約則并欲作法耳

予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二陳雖無主宰猶承舊說以禮制爲主道咸以來著作愈多試以尚書一經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條蓋近來金石剽竊之流好怪喜新不務師古專拾怪僻以矜雅博夫文人製詞多用通段既取辟熟又或隨文其中異同難言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爲據況乃濫及六朝碑銘新出殘編偶見便欲穿鑿坿會著錄簡書摭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說强分此今文說此古文說不知今古

之學魏晉已絕解說雖詳毛將安附此大蔽也石經以前經多譯改今古之分不在異文明證在前無俟臚證陳左海以異字通假爲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舉所取漢人辭賦之異文徒取簡編宏富非正法也古今異字必係不能通假有意改變者方足爲據如左傳之改逆爲送改尹爲君改伯爲帛之類實義全反然後爲異不然則畢錄異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詞人之便文晚近之誤奪牛毛繭絲君所不取

大小戴記九十餘篇凡禮經記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則別經之記當亦有編入者今定王制爲穀梁公

羊記曲禮上半小學下半爲春秋檀弓祭法雜記爲左傳記玉藻深衣朝事盛德爲周禮記祭義曾子十篇爲孝經記經解表記坊記緇衣爲經學說之類（詳見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經記互證合則再美離則兩傷此千年未發之覆也又禮運三篇有經有傳當合爲一大傳大傳爲經服問喪服小記二篇爲傳當合爲一竊意此禮運三篇舊本一事乃記夫子與子游論禮之言子游習禮此其授受之證也後來先師各加注記後因文多分爲三篇經傳混淆前後錯雜使讀者如散錢滿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爲經傳便有

統制至于大傳爲經服問小記爲記觀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蔭甫先生以王制爲公羊禮其說是也王秋師以其與大傳同不言封禪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蓋王制孔子所作以爲春秋禮傳孟荀著書已全祖此立說漢博士之言如大傳特以發明王制而已豈可與王制相比精粹完備統宗子緯爵齊博士皆依附其說決非漢人所作盧子幹因不能通其說故以爲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實則非也

王制有經有傳並有傳文佚在別篇者至于本篇經

傳之外並有先師加注記之文如說尺畝據漢制令田爲說是也此固爲戴氏所補至目爲博士手筆則誤讀史記矣

王制無一條不與穀梁春秋相同說詳義證二書皆蝕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樹不貳事鄭以爲庶人禮不知穀梁傳已有明文譏世卿非下聘惡盟尊齊晉爲二伯以曹以下爲卒正以冢宰司馬司城爲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單伯祭仲女叔諸人使非爲監之說則聽左氏何君之互爭不能一斷決范氏據周禮以駮傳亦無以折之矣

春秋之書以正將來非以誅已往王制一篇即爲邦數語道不行乃思著書其意頗與稽夫罪言相近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則欲將此意筆之于書又以徒托空言僅如王制則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時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馬遷言之詳矣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從質見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從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禮疑王制据周制駁春秋是囈語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綱如爵祿選舉建國職官食貨禮樂之類餘瑣細悉不改其意全在救敝故春秋說皆以爲從質是也

今學古學之分二陳已知其流別矣至于以王制爲今文所祖盡括今學則或疑過于奇竊王制後人疑爲漢人撰豈不知而好爲奇論蓋嘗積疑三四年經七八轉變然後乃爲此說疑之久思之深至晳矣辛巳秋檢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又非禮制因郊特牲樂記一篇有數篇數十篇之說疑此數節爲先師春秋說錯簡入曲禮者也癸未在都因傳有二伯之言自虎通說五伯首說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爲尊周外楚定穀梁爲二伯公羊爲五伯當時不勝歎慶以爲此千古未發之覆也又

嘗疑曹以下何以皆山東國稱伯稱子又與鄭秦吳楚同制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攷之書書無此疑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無停慮蓋不啻數十說而皆不能通唯闕疑而已甲申攷大夫制檢王制見其大國次國小國之說主此立論猶未之奇也及攷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後悟穀梁二伯乃舊制如此假之于齊晉耳攷其寰內諸侯稱伯及三監之說然後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叔之爲天子大夫則愈奇之矣猶未敢以爲春秋說也及錄穀梁舊稿悉用其說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後以此爲素王改制

之書春秋之別傳也乙酉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應證耳偶抄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爲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爲一家古學又別爲一家也徧攷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爲晚年說弟子多主此義推以徧說羣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說乃定王制爲今學之祖立表說以明之蟻穿九曲予蓋不止九曲雖數十百曲有矣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當其未明則

百思不得西人製一器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嘗見其石印轉變數過然後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異頗有此況人謂石印莫不始疑而終信猶歸功于藥料此則並藥料無之將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見左傳則天漢以前固無其書然前漢儒林傳謂張倉賈誼傳左傳學爲作訓解藝文志無其書則其說亦誤襲古學家言也按國語蚤出而左傳晚興張賈所見皆爲國語因其爲左氏所輯言皆記事與虞氏呂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稱左氏春秋者卽謂

國語不謂左傳左傳既出之後因其全祖國語遂冒左氏名爲左氏傳又以其傳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後人聞傳左氏春秋不以爲國語而以爲左傳遂謂張賈皆習左傳此其冒名掍實之所由也使當時有左傳以傳經又有師說張賈貴顯何不求立學官縱不立學官何以劉子駿之前無一人見之太史公博極羣書只据國語劉子駿移太常書只云臧生等與同不云其書先見班書又云歆校書見左傳而好之是歆未校書以前不見左傳也觀此則張賈不習左傳明矣前亦頗疑左傳爲河間人所僞造有數事

可證其爲先秦之書者其書體大思精鴻篇巨帙漢
人無此才一也劉子駿爲漢人好古之最猶不能得
其意旨所在則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爲則旣
成此書必不忍棄置且積久乃成書刀不易亦必有
人治其學傳其事書成以後不授學者而以全部送
之秘府又無別本使非劉子駿將與古文尚書同亡
至重不忍輕棄三也曲禮出在漢初已爲傳記則原
書必不在文景之後四也西漢今學盛使果西漢人
作必依坿二家不敢如此立異五也以舊說論之駁
左者謂成于建始則不若是之遲尊左者謂出于漢

初則不若是之蚤能知遲蚤成出之原則庶乎可與談左學矣
漢人今古之說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引尚書說之斂後稱王公羊說之三年稱王詩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稱公皆推例之說也然明文之說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經推禮與左傳之由經推禮同一經也有世卿無世卿異議喪娶不譏喪娶異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師說無明文者之推例皆後師說後師推例雖同先師然坿會失解者多于先師以其學不如先師

也故予今古禮制以王制周禮有明文者爲正宗以
三傳推例有明文者爲輔佐至于後師無明文之說
則去取參半若易尚書詩論語孝經諸先儒說除禮
記本記諸篇外則全由据王制周禮以推之者此于
今古學爲異派其中或同或異或因或革則又立流
派表以統之
始因白虎通臚列各經師說欲將其說列爲一表名
曰五經禮制異同表後作羣經今古禮制異同表以
爲足以包括羣籍遂不作五經表今按此表不能不
作何以言之諸經異說有迥不相同不關今古之分

者如今春秋天子卽位三年乃稱王而尙書說則据顧命以爲初喪稱子釗斂後稱王据經爲說則無論今古文尙書皆不能立異與春秋三年稱王之說不同春秋据踰年稱公以爲踰年稱王此据經也尙書据王麻冕以爲斂後稱王此亦据經也諸經如此類者實衆不立此表則此類無所歸宿又必在今古學中爲難矣

博士言禮据禮文者半推經例者半大約推例者皆當入五經表何以言之今學王制明文與古學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則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

反是以無爲有此當入五經表見此異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異制皆先師緣飾經義意造之說又禮記中所言異同有二家異說者有文義小變者此二派又足爲今古表之陳涉吳廣亦必求所以安頓之二家說異者立一表坿古今表後至于曲禮本古文家說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與周禮相反足見古禮學中原有數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爲古學也大約今古表中今學只一派古學流派多以其書多人雜不似今學少而專一也

異義採錄今古說多非明文後師坿會蓋居其半夫

今古異同當以王制周禮爲綱領公穀左氏爲輔佐但據經傳不錄晚說唯議明文不徵影響今許所錄可据者半不可据者半大約今古分別兩漢皆不能心知其源至於晚末其派愈亂如以今學說聖人皆無父而生古學說聖人皆有父豈不可笑又公羊說引易時乘六龍以馭天知天子駕六未踰年君有子則廟無子則否皆誤說也而亦徵錄又引公羊以鄭伯伐許爲譏左說鄭伯伐許以王事稱爵皆非經意爲余所駁者也大抵許君身當晚近有志復古而囿於俗說其作此書亦如其說文解字眞贋雜採純駁

各半屈於時勢莫可如何然其採雜雜今猶與今爲一黨古猶與古爲一黨不自相攻擊蓋其始則同有鄉人之義繼則同爲博士黨同伐異視古學如讎仇惟恐其進與爲難故雖自立異仍不敢援之以自樹敵故說猶同也

異義所錄左氏亦有異同大約左氏亦有數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又採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陳欽左氏先師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說不同也

又言左氏說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識籍不傳此義此蓋用曲禮說左傳也而文事與曲禮小異此則未必異說之不同蓋左氏舊用曲禮說後久失傳脫師無知者而其初傳授之義猶相墨守久而譌脫故與曲禮殊異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詞及孔子說較之孟子多有譌脫是也此曲禮爲左氏說之起文亦如孟子爲魯學春秋先師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學原始疑皆哀平之際學人所開不然何以漢初惟傳今學不習古文纔乃知古學漢初與今

學並傳皆有傳授所以微絕則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孫宏皆今文先師黨同伐異古學世無顯達因此不敵毛詩假河間獻王之力猶存授受至于左傳周禮遂以絕焉西漢今文甚盛皆以古學爲怪惡聞其說習之何益故不再傳而絕觀劉子駿爭立諸儒仇之可知古學之微非舊無傳蓋以非當時所貴爾

古學微絕以非時尚然其書猶陰行于民間異義言叔孫通制禮有日祭是爲古說又云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陸賈著書譏禮實多用其

說特未立學官耳此爲孤芳彼有利祿人孰肯舍此就彼數傳之後今學至大師數千古學之絶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無卽自作傳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傳則承史文而傳之亦非魯史自作傳也今古二家孔子與魯史比子夏與左氏比以爲口說則皆口說以爲傳記則皆傳記分別言之皆未窺其原也（甲申擬博士答劉子駿書尚未悟此理承當改作也）今古諸經漢初皆有傳本傳授其中顯晦升沈存亡行絶亦如人生命運傳不傳有幸不幸諸說後來或分口說讖緯或以爲有師無師

皆謬也儀禮班氏以爲孔子時已不全其說是也

漢初古文行于民間其授受不傳然尙書史記所引多古文說則武帝時有古尙書師也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古詩有師古周禮說多見於戴記　師說當時尙多引用是周禮　亦有傳也暇時當輯爲漢初古文羣經先師遺說攷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漢人僞作也

于讀儒林傳未嘗不歎學人之重利祿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學官不惟當時先師名字遺說不可攷其有無是學亦幾不能決豈不可痛惜乎

藝文志有周禮傳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後必傳名氏豈秦漢先師遺說之存者歟五行志引左傳說亦不詳為何人之作或疑為劉子駿說按劉語當著名氏此亦秦漢先師說之偶存者戴記中有二經師說又當如今文春秋之王制為先秦以前之書為二經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為監於方伯國春秋之單伯等是也左傳不用其說而周禮云作之牧立之監其所云立監蓋即與王制同是古周禮亦有此說左傳異之者蓋為監賓非當時故事周禮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說有與今說相反今說大明遂足以奪古學之說縱有明據解者皆依違不敢主張顯與今學爲敵如左傳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今學譏喪娶喪中祭此變古禮也左傳禮元年娶元妃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傳無譏文此左傳卽位娶元妃之證也傳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爲祭此喪祭之明證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晉烝於曲沃鄭公孫儒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

見于嘗酎與執膰焉皆足爲證又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祀于主烝嘗亦禘於廟按古禮重祔今學不言祔今學言祀主於寢古學言祀主於廟二者各異不相通古學作主以後即祔於廟中凡小祀日祭則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嘗禘大祀乃于廟行事非不祭也其譏吉禘莊公者謂於祔主行禘祭故譏之非謂餘廟皆不祭也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全从禘於莊公出來後世學者以今混古各相蒙劘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學亦用三年不祭之說特謂新主耳今學亦有喪不廢祭之事謂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據其分析處甚微周禮亦主喪祭其說特爲注家所掩耳如喪中用樂周禮有之後人皆不敢主其說亦是也

魯共王壞宅所得書各家數目不同史記不詳其事劉子駿以爲有左傳漢書河間獻王傳言求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魯恭王傳言得古文經傳無書名藝文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漢

書讖之恐有左傳是劉子駿依附之說傳古學者燕趙人多不行於魯當由今學與之爲難故託言其書出於魯以見魯齊傳其學之意非實事也

今古學人好言今古學得失爭辨申難無所折中竊以爲難漢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學如陸道古學如水路各有利害實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陸水便不能偏廢舟車今駕車者詆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車爲之勞於人則掩善而著惡於己則益短而暴長自旁觀言之則莫非門戶之見徒爲紛更而已

學禮煩難今古不足以統之故表中多立門目然其

中有文字異同一例本爲一家傳習既久文字小異此當求同不可求異者也如王制與孟子祭法與國語宜無不合矣其中乃有小異處後人遂張皇不爲孟子與王制祭法與國語有合此則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邱盟詞當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詳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邱所引則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當即公羊納北燕伯于陽傳所引乃公羊與孟子互異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師同說一事而文句不同又如左國禮記諸子之記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記各異

孔子集語集孔子之言同一說也而文義詳略乃至大相反此此皆當求其同而不當求其異然此以知其源爲難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異則未有不爲害者矣鄭君是也

漢初叔孫通制禮多用古說原廟之制此古禮也周禮祀文王於明堂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齊之明堂是也左傳有先君之廟曰都無先君之廟曰邑此亦原廟明堂之制惟今學乃不言明堂立太廟不立原廟也古學天子宗廟中無太廟惟別立明堂諸侯不立明堂曰太廟今學則天子諸侯同曰太廟也今學家間有說古禮者舊頗難於統屬今立一法

以明之以為講今學者時說古學如孟子荀子皆言
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時制之例
古學禘為祀天地郊為祈穀禘重於郊禘者示帝也
故謂啓禘非禮穀梁不言禘非禮古學無祫祭公羊
說禘用古學說祫用今學今學不以禘為大祭古學
每年一禘亦無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說
講禘祫須先知廟制今先作今古學廟制圖便知古
無祫祭今無配天禘祫之說本數言可了先儒含混
言之遂致糾葛耳左傳不立四時祭之名周禮則有
之左傳雩為祈穀與周禮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禮則

雩專爲求雨無祈穀說左傳移動今學時祭以郊雩烝嘗當之四者皆爲農事所謂春祈秋賽不專在宗廟行事者也此周禮左傳所以不同欲分今古禮須先將其名目攷清某禮於古爲某事於今爲某事某禮爲今古學所有某禮爲今古學所無某禮無其事而有名某禮有其實而異其號須先攷正名實然後求細目不先知此則禮制不能分也

古禮門目多今禮儀節少今禮如建國爵祿立官選舉外其改動古學者可以計數至於一切儀節名物多從古說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爲一表

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無今者則均坿此篇之後所錄雖屬古文實則今禮亦如此也

月令說脾爲木肺爲火心爲土肝爲金腎爲水此古文說也博士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今醫家皆祖博士而古文無知之者以高下相生爲序脾居中主生爲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腎腎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說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爲中肺心在上肝膽在下脾與胃對肺與肝對心與膽對脾胃主消納肺受而爲氣肝受而爲血心爲氣精膽爲血精肺肝主形質心膽主精華氣血已盛然後腎生氣

血將衰則腎先死腎如樹木花實之性乃五藏之精華以爲生發之機者古書當有此說

周禮封建之制與王制相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齊魯皆百里初以爲今學門面語也然下云今魯方百里者五以爲大似確是當時實事繼乃悟周初封國實不如王制之小諸侯封大易爲亂故王制改爲百里魯舊本大詩有七百里之說是也至孟子時多所侵削所謂魯之削也滋甚非魯多滅小國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禮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爲周禮皆因主其說久周禮不可

制故即以是爲周禮蓋子亦以王制爲周禮封建之
制變爲郡縣郡之大者方廣得四五百里漢初封國
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則衆建諸侯而小
其力之說也總之周禮之書與王制同意均非周本
制特周禮摭拾時事處多王制則于時制多所改變
爾

今學有大廟古學無大廟明堂位記因春秋有大廟
緣經爲說故曰大廟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廟分爲天
子諸侯制順春秋大廟之文也今學禘在大廟古學
禘不在大廟鄭曰行於圜丘春秋有禘於大廟當緣經爲說

故左傳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言天子禘於圜丘諸侯則禘於大廟以順春秋禘於大廟之文也此左氏緣經立說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異義說也然旣有許義而更別有異同者則予以禮制爲主許以書人爲据許以後出古文爲古先出博士爲今不知戴記今古並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爲今學此大誤也其中篇帙古說數倍於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異義明堂制今戴禮說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云云按今學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學劉

子駿所說是也戴記四說皆古學之流派非今學也且其四說有一說以明堂爲文王之廟卽許君所引古周禮孝經說也安見其說在周禮便爲古在戴記便爲今大小戴記凡合於周禮左傳毛詩者盡爲古學合於王制者盡爲今學一書兼存二家此不以實義爲主乃以所傳之先後爲主使當時周禮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記晚出不得立不又將以周禮爲今戴記爲古乎蓋漢人今古紛爭積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學之士嫉之如讎凡未立者引爲一黨已立者別爲一黨但問已立未立不問所說云何東漢之末此風

猶存故許右古左今著爲異義以戴記先立尚挾忿
排斥以爲異端今則無所疑嫌平心而觀源流悉見
康成和解兩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別合
混難而挑分別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後又歷數千年
之久則其分之也乃轉難於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異義引左氏說曰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
曾時享及二祧歲祫於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按此
說左傳者之言也其言本於國語祭法而不盡合祭
法言親廟有五其廟制以考爲總滙當是日祭考月
祀四親廟故下有下祭五殤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

亦得同今說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則改五代以爲
四代也至於以歲祫終禘爲說則更非左意矣國語
雖有歲終之文歲猶可言終當不能定爲常典其謂
王終耶抑謂外蕃之終耶此恐當從外蕃說事無定
不能言時日也至於歲一行祫亦與烝嘗禘於廟不
合大約此言亦誤解緯說妄坿祫禘而不知左傳本
義不如此也
禮記冠義婚義鄉飲酒射義與儀禮記異篇舊以爲
異師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學六禮記也以婚義言
之內官百二十八與外官同此今說又儀禮爲士禮

此獨詳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說又射義天子射以選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試之于射宮射中多者得與于義云云及慶讓餘地削地之說全與穀梁大傳繁露等書同此亦今學也古學則不貢士皆世官亦不以射爲選舉此可知也又婚義云夫禮始于冠本于婚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王制則云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校王制之相見卽婚義之朝聘也于士爲相見于天子爲朝聘王制之鄉卽婚義之鄉射也

予學禮初欲從戴記始然後反歸于周禮儀禮縱觀

博攷乃知其書浩博無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泝原故
以王制主今學周禮儀禮主古學先立二幟然後招
集流亡各歸部屬其有不歸二派者別量隙地處之
爲立雜派再有歧途則爲各經專說易詩論語言多
寄托大約可以今古統之至尚書左傳公羊孝經則
每經各爲一書專屬一人理之尚書爲史派有沿革
不同以統國語及三代異制等說庶幾有所統馭不
勞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別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觀千
乘篇其說四輔全與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

用春秋說也予初以王制後篇分爲三公今此篇乃
以四官分主四時今用其說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
公數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車甲千乘作司馬
是也上下文同司馬主兵知司馬義長不然王制說
司馬主兵者不見矣今取爲注則官職之事詳矣得
此轉證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記皆晩年之說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虞
戴德等篇是也故虞戴德多與穀梁合如天子朝日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行使仁守及射禮慶讓
諸節此其文義皆同穀梁傳文與今學合者舊多失

引一侯王制義證成再爲補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說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時王制言司寇事甚詳既不得謂千乘與王制不合又不得謂司寇非秋官疑當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時其不與三公敵體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與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後王制司寇獻獄之成下三公而三公聽之然後獻于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證也蓋樂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馬之副市司空之副三者爲九卿之首然樂正猶爲上公佐司寇乃爲中公佐一主教一主刑刑不先教雖司寇

不敵樂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說蓋原本于是矣

人見廬山圖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見也然習見此圖目中雖以爲一面而心中遂以爲足以盡廬山故見其左右及後面之圖則駭然以爲別山而非廬此人情也人曰讀王制以爲此正面也及觀孟荀大傳繁露外傳緯候制度則以爲別山而非廬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書詩春秋師說緯候之文多各異端不能得其綱領不以爲異說則以爲僞撰不以爲傳謬則以爲訛挩而孰知其卽廬山之別面也哉予故

類集而推放之諸書各說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前或後于是向之區而不圓者今乃有彷彿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備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體而已諸書乃其藏府腸胃經絡脈理今但言面目四體則是木偶必須得其藏府清和經絡通邕乃知行步飲食出謀發言苟不及諸書則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後來書志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也其言命官興學則選舉志也其言巡狩吉凶軍賓則禮樂志也其言國用則食貨志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志也其言司寇則刑

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已具此宜其爲一王大法歟

古學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學則只三公司徒主教禮部是也司空主養戶部是也其餘吏兵刑工四部今學皆以司馬一官統之可見其專力于養教之事古學分一司馬爲四官今反重吏兵刑爲繁缺毋怪教養之政膜不相關也

王制義證中當有圖表如九州圖建國九十三圖二百一十國圖制爵表制祿表務使此書隱微曲折無不備見又皆可推行雖耗歲月所不辭也

或疑古學出于燕趙爲無據曰荀子趙人韓詩燕人皆爲今學豈能必燕趙爲古叔孫通賈子亦非燕趙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學秦前無攷漢初不成家先師姓名俱不傳又何能定其地西漢古學惟毛詩早出成家今據以立說者特以毛詩爲主毛公趙人又爲河間博士且魯無古說齊則有兼採以此推之必在齊北此可以義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盡以鄉土立義取人易明耳至于實攷其源則書缺有間除毛詩以外未能實指也

井研賀龍驤校字

南昌陶家鈺覆校

今古學卷下終